

許明 編著

中國佛教金石文獻

塔銘墓誌部七 明卷上

道生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許明 編著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中國佛教金石文獻

塔銘墓誌部七 明卷上

遼寧



明

##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

明洪武元年六月

宋濂

我佛如來，演說三乘，十二分教，蓋欲利益有情，絕類離倫，直躋覺路，同涉不思議妙境，至有插一莖茅，設一淨食，亦號爲佛事者。夫事有大小，而心無大小。一念之起，即徧三千，三千融攝，終歸實際，又烏可以形跡論哉！予于佛心普濟禪師之事，不能忘言焉。師諱自緣，其號曰會堂，俗姓陳氏，台之臨海人。父某，以書詩爲業，人稱爲石泉處士。母某氏，感奇夢而生。師氣骨不凡，儵然有出塵之趣。每人招提，見像變梵夾，必胡跪合爪，作皈依狀。處士君見之，謂其母曰：「是子如青蓮花，水不能沾，豈俗能淹邪？」乃命從四明白雪寺觀公爲弟子。觀公愛其容止修雅，言辭溫簡，以內典授之讀。年十七，薙髮受具足戒，趺坐一室，日以縛禪爲事。已而還台，謁同郡天寧日溪泳公。泳公一見，輒加獎予，使居左右爲執侍，尋陞掌鑰。泳遷住杭之淨慈，師從其行。淨慈居五山之列，號大叢林，四方龍象，咸來棲止。師自是咨決心要，知解且日至，漸息羣念，期造于無念。時處士君春秋高，師欲盡覲省之禮，已而復還台，道經寧海，日已暮，悲風號林莽間，師遑遑急走，欲求憇泊之地，竟不可得，夜行三里所，乃逢逆旅主人，破屋一間，不能蔽風雨。師竟夕不寐，明發，指天自誓曰：「所不能建庵廬以延旦過者，有如日。」闐闐中有妙相古寺，兩廡蕭然，不留一物，師往還視，喜曰：「是足以遂吾志矣！」白于主僧明公，假其西偏，糞除廡蕪，具床几，設衾褥，下至庖厨溷漏之屬，罔不整潔。吳楚閩浙之士，肩摩袂接而至，或一宿焉，或信宿焉，或浹旬焉，皆飫其食飲而去。其費皆出師之經畫，明公及其同袍印公，義師之爲，亦傾助不倦。先是縣東有桃源橋，跨廣度河上。故有圓通閣，歲久將壓，縣人李斯民撤而新之，邀致師爲主，師遂遷至其處，遇過客如初。師猶以爲未足，儉衣削食，建華

嚴寶閣，月集善士閱《華嚴經》。橋之南，復築彌陀閣，像淨土十六觀相，覽者觀相興行，啟發極樂正因，閣道行空，朱薨耀日，儼然如化人天宮矣。事聞于朝，授師金襴法衣及錫今號，仍畀報恩寺額以寵異之。師既受命，復自念曰：「上之恩侈矣！顧塵居裸遷，塵氛襲人，無以稱清淨宏偉之觀。」爰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橋之陽，林樾蒼潤，蔚爲神靈之壤，新建報恩禪院一區，晨夕帥其徒以祝釐報上爲務。由是兩地之間，鍾魚互答，有若西東家焉。元季政亂，海上兵動，烽火漲天。三閣與寺皆鞠爲茂草之場。師盡然傷心，又以興復爲己任，持鉢行化聚落中，隨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，演說因果，屠沽爲之易業。于是施者四集，師仍于桃源夾河兩隄悉甃以石，建傑閣三楹間，命工瘞佛菩薩天神諸像，畢工未久，而師厭世矣。師一旦早作，無疾如平時，索浴更衣，屬諸弟子以見性爲急，且曰：「吾明日將逝。」至期，呼筆書偈，怡然委順。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，世壽五十九，僧臘四十二。龕留七日，顏顏如生，茶毘得舍利無算。其上首祖溢、智榮、正珪等，以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奉遺殖，樹塔于寺界相之西北偏。祖溢以鄉先生夏克復所序行業，介予學子方孝孺來徵銘。予聞華嚴有四種法界，其三曰理事無礙。所謂理事無礙者，在有而不廢無，雖動而不離靜，譬如水與波焉，真空不礙幻有，即水以辨波，幻有不礙真空，即波以明水，緣生假有，二相雙存者也。師今熾然建立，雖隨事爲，而能無所染着，竟全于真理，其有得華嚴者歟？銘以昭之，以示後之人。銘曰：

臨海有上士，夙依如來智。自著福田衣，晝夜爲佛事。憫諸求法者，經行山澤中。俛俛無所依，乃就古伽藍。汛掃得清淨，床第及衾枕。以至觸器等，無不皆現前。來者一如歸，了不生怖畏。非惟身安穩，饑虛獲充實。裸華與淨土，最是方便門。建閣造經像，俾人生敬信。更闡大伽藍，普施無量法。人者輒攝受，共趨涅槃城。豈知劫火起，盡化爲煨燼。中心鐵石堅，誓圖興復計。未能暢本懷，竟歸寂滅海。四衆悉悲慟，大法無繫故。奉此設利羅，樹塔安置之。龍鬼當訶護，時現大神通。有如住世時，不示生滅相。生滅二皆空，是名三昧力。

《護法錄》卷二 《宋濂全集·芝園前集》卷七

#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

明洪武二年二月

宋濂

天台有上雲峯，在州城西南十餘里，重崖疊巘，如雲旖翠，麤盪摩于空濛，而靈巖龍湫，吐納光景，尤號勝絕，是宜有道者之所棲息。五季時，東甌大士永安來居之，疏釋經論，多至百餘卷。皈依者日衆，遂闢地爲鉅剎。錢忠懿王賜額曰「證道」。三百年間，洊罹焚毀，唯存斷礎于斜照荒烟中。無盡禪師傷之，周覽故址歎曰：「大士，韶國師之法嗣也。吾可不遵行遺轍乎？」延祐甲寅，縛草爲庵廬，宴坐其間。虎狼蛇豕交跡于戶外，禪師攝伏之，不能加害。日與其徒修苦行以自給。冬一裘，夏一葛，朝夕飯一盂，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。人多化之，以勤勞修持爲第一義。荆棘之區變爲寶坊，金碧交輝，上轟天際，而諸禪林環列于其下。上雲之境，于是爲尤勝。有以土田爲布施者，則辭之曰：「先佛以乞食爲事，吾焉用此爲？」南堂欲公名重一時，作長偈寄之，謂禪師行業，不讓大士。然天性尤孝謹，迎母童氏養山中，年九十四而終。衆以非沙門行讓之，禪師曰：「世尊尚升忉利天爲母說經，我何人斯？敢忘所自哉！」洪武己酉春正月，忽示微疾，召其嗣法惠峰主僧普饒繼其席。二月八日，復作書與同袍道別。夜將半，顧左右曰：「天向明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或曰：「和尚正當此際，何如？」禪師破顏微笑，曰：「昔古德坐疾，有問者云：『還有不病者乎？』古德云：『有。』又問云：『何物是不病者？』古德云：『阿爺！阿爺！』禪師既舉此語，良久又曰：「如此喚做病得否？」衆皆無言。禪師祝曰：「色身無常，早求證悟。時至，吾將去矣。」侍者執紙乞偈，禪師曰：「終不無偈，便未可死邪？」侍者請之益堅，乃書曰：「生滅與去來，本是如來藏。拶倒五須彌，廓然無背向。」投筆端坐而逝。時是月九日也，壽七十八，臘五十七。火化異香襲人，所獲舍利不可勝計。其弟子智宗、善守、道成及今住持普饒以某月日建塔于峰之左原。大河衛鎮撫林君性宗嘗從禪師

游，師勉以忠孝迄能爲國宣勞，爲時顯人。恐禪師之行不白于叢林，以隆恩大師道原所爲狀來徵文。謹按狀：禪師諱祖燈，無盡，其字也，族王氏，四明人。父好謙嘗寫《華嚴經》，五色設利見于筆端。禪師年方幼，歎曰：「般若之驗，一至于斯邪？」年十四即求出家，依郡之天寧僧良偉，尋事其寺住持東白明公。既得度，復受具戒于開元奎律師。已而，日溪泳公來代明公說法，命掌綱維，司藏鑰。日溪升堂，禪師出，問曰：「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，乞賜指示。」日溪曰：「十二時中，密密參究，忽然觸著，却來再問。」禪師抗聲曰：「無常迅速，生死事大。」語未終，日溪便喝，禪師遽禮拜。日溪曰：「見何道理，便爾作禮？」禪師曰：「開口即錯。」日溪頷之。禪師服勤數載，復出叅名德，以驗其所證。時中峰本公在天目，方山瑤公居淨慈，無見覩公住華頂，斗巖芳公主景星，禪師皆與之辨詰，其所印蓋不異日溪云。禪師得道已，思韜晦而護持之，及遇上雲峰勝地，卓錫其中，遂至終身焉。嗚呼，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弗遷者矣！古之僧伽多奇迹巖穴，友烟霞而侶泉石，至有躡步不與塵俗接者，治內之功純，務外之意絕也。風教日偷，學者始不知自立，榮名利養之念，日交蝕于心胸，奔競干請無所不至，是以來有識者之訕侮，可勝歎哉！禪師一鉢自將，策厲學徒于寂寞之濱，雖施者填委，振起頹廢，重樓傑閣，彈指現前，亦未嘗見其有爲。震黃鍾于瓦釜雷鳴之際，翔靈鳳于衆禽紛飛之時，謂爲禪師矯弊之功，非邪？評隲成章，繫之以銘，庶幾能箴末法之膏肓也歟？銘曰：

台有聞僧，幼輒弗羣。能感禪華，思樂正因。棄白趨緇，鞠明究曠。務治心垢，甚救首焚。頓忘色聲，覓絕見聞。歷抵諸師，如提孤軍。背水設陣，瀕亡獲存。有畫者山，是曰上雲。高摩翠旻，低壓紫氛。昔之開士，來疏竺墳。我追軌轍，志符隱淪。起廢爲功，策怠以勤。寶殿高騫，華宮綉紋。丹腹絢麗，觚稜紛紜。此本無作，彼應自臻。一榻危坐，八窗凝塵。影不出庭，錫常挂軒。迹處恬曠，俗慙競奔。逢時而逝，若臂之伸。凡濟覺海，實探心源。外動苟息，內靜方敦。非有獨行，曷昭羣昏？左原演迤，白塔嶙峋。凡人道者，來視刻文。《護法錄》卷二《宋濂全集·鑿坡前集》卷五

# 真實尊者一雨大師塔銘

明洪武二年六月

朱右

大明建元洪武之二年六月丁丑，上虞縣長慶寺僧一雨，焚身示化於縣郭等慈寺，縣大夫士庶聚觀，咸起敬禮。越八日甲申，歸其骨，葬受業鳳凰山之陽，而塔其上。知縣事趙侯某囑予銘其石幢，用垂不朽，乃叙述而銘之。師俗姓周，世居上虞鎮山里，父道生，母陳氏。師以元至正甲申二月生，得年二十有六，僧臘僅五。師朴野無爲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年十八，依同縣五大夫市長慶寺僧祖興，三年得度。誦習餘暇，則事種茹，操井臼，脩膳具，執弟子禮甚謹，人視之庸常也。先一日，取衣擱濯，薄莫作詩，別常所交友，末自題曰：「真實尊者一雨云。」蚤起，置其友門隙間，比得視之，則已徒步入縣郭矣。至則求見縣大夫，進曰：「天久不雨，願以身焚，爲萬民請。」俱不肯其說。師情懇益力，且出已錢若干文，令買薪爲具。是日，士庶迎禱觀音像，師亦偕行。日將午，辭曰：「維其時矣。」先還等慈，澡浴易衣。尋至薪所，拜佛作禮，別諸大夫及同袍師德。從容就坐，舉火，揚說偈語，烈燄四周，安然不動。既而以袖拂面，整襟合掌，若爲謝衆狀。觀者駭羨。見黃烟二道出左右，中合青烟，盤旋上騰，結爲五色，香氣靄然。人望雲杪間，群鶴翔舞，莫不爲之嗟異。明日，拾遺骸於灰燼中，得齒牙及數珠，皆不壞。越三日己卯，雨隨應。又五日，骨歸，雷雨大作，歲期有登，誠世所希有者也。烏乎！世人自無始來，歷劫顛倒，隨業轉報，靡有終極。西方聖人，爲一大事因緣，出現于世，務令衆生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入菩提路，造無上覺，至有舍軀飼虎，爲法然身無足難者，寥寥數千百載，得未曾有。今一雨師從容示化，如證涅槃，視肉軀爲虛幻，即烈燄若清風，端坐火輪，而往西土，詎可以常道觀、情緣測耶？予雖未能究竟佛乘，喜聞樂道，亦秉彝好德之良心也。遂爲之銘曰：

茫漠玄化復無垠，三千大千等微塵。至尊無上法王身，人人具足持妙輪。幻體在我元非真，四大



本空曷有人。無生無滅無緣因，師獨了了超等倫。烈燄不動清凉津，香雲五色高輪囷。空中天樂殊罕聞，寶花散作無邊春。師其西歸樂奚云，還顧舊鄉諸苦辛。誓將雨澤滋下民，是心溥徧覺皇仁。是心廣大報佛恩，真如實性湛長存。何假文字鑄貞珉，天地永永於萬年。《白雲稿》卷八

## 處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

明洪武三年三月五日

宋濂

師諱智度，號白雲，因為字，處之麗水人。族吳氏。年十五，慨然有出塵之趣，欲就浮屠學。其父德大與母葉氏咸鍾愛師，峻辭拒斥之。師不火食者累日，若將滅性者。父母知志不可奪，使歸禪智寺空中假公，薙髮受具戒，即寺側楞伽庵，深習禪定。每跌坐達旦不寐，如是者四三春秋。已而嘆曰：「六合之大，如此頽然滯一室可乎？」遂出游七閩，徧歷諸山，無有契其意者。復還郡之白雲山，因澄禪師道場遺址築福林院，以為憩息之所，日取《楞嚴》、《圓覺》二經鈔疏而熟讀之，不假師授，章旨自通。已而復嘆曰：「拘泥文字中，如油入麪，了無出期。德山所謂窮諸玄辨，若一毫置於太虛者，信不誣也。盍去之乎？」又出遊浙河之西，見靈石芝公於淨慈。未幾，又上天目山糸斷崖義公。談鋒銛利，人莫之敢撓。時無見睹公說法天台華頂峰，大振圓悟之道，師復踰濤江往拜之。問曰：「西來密意，未審何如？」無見曰：「待娑羅峰點頭，卻與汝言。」師以手搖曳欲答，無見遽喝。師曰：「娑羅峰頂，白浪滔天。花開芒種後，葉落立秋前。」無見曰：「我家無殘羹剩飯也。」師曰：「此非殘羹剩飯而何？」無見頷之。服勤數載，翩然將辭還。無見囑之曰：「昔南嶽十五歲出家，受大鑿記荊，後得馬祖授之以心法，針芥相投，豈在多言邪？勿掉三寸舌誑人，須真正見解著於行履，方為報佛之深恩耳。」師佩服之，弗敢忘。師既有所證人，儼然如白雲在天，卷舒無礙。又走長沙見無方普公，走雲居見小隱大公，凡當機問答，無異華頂時。至正甲申，縣令長狗緇素



之請，迎師旋福林，與毒種曇、成山欽二公互相策勵，如恐失之。甲午，復隱楞伽菴。壬寅，王府參軍胡公深、安安翼元帥王君佑復請至福林。甲辰，御史中丞章公溢招致龍泉之普慈，僧徒相從，雲輪川臻，多至八百人。檀施日集，食飲無闕者。乙巳，移茅山。丙午，遷武峰，從者恒如初。國朝吳元年丁未，復隱禪智之岑樓。洪武己酉，適建法會於蔣山，有詔起天下名僧敷宣大法，而師與焉。師初力辭，戍將強起之。師曰：「心境雙忘，隨緣去住，復何拘礙耶？」遂行。暨師至，而會事解嚴，遂還杭。杭人奉師居虎跑度夏，始入秋，輒趨華頂。明年春二月，示微疾，浩然有歸志。四衆堅留之，師曰：「葉落歸根，吾所願也。」遂回福林。五日忽沐浴易衣，索筆書偈曰：「無世可辭，有衆可別，太虛空中，何必釘橛。」遂擲筆而逝。是歲三月一日也，壽六十七，臘五十二。龕奉五日，顏色鮮潤。闍維之夕，送者千餘人，火餘得五色舍利及齒牙數珠等。法弟大賢、上足仁喆奉骨以某年月日瘞于院西若干步，善女人唐淨德爲建塔其上。禪師靜謐寡言，機用莫測，臨衆無切督之威、嚴厲之色，唯以實相示人。所至之處，人皆傾慕如見古德，或持香華供養，或繪師像事之，不可以數計。空中、無見歿，師皆爲建塔，求名公卿撰銘表之。師度弟子凡二十人，平日隨機開導。所作偈頌，不容人錄，故今無傳者。予聞信心爲一切功德之母，苟能信焉，奚道之不造？奚法之不明？自圓悟八傳至於無見，究其所得所證，何莫不由於此也？師自幼齡即能信吾佛之道，決可脫離死生，一息不少怠，所以卒能徹究心源，而縱橫自在也。世之知師者，孰不曰「無見有子而方山有孫」者乎？誠可尚也。予嘗接師護龍河上，無懈容，無蔓辭，有問則言，無則終日澄坐而已。因語二三子曰：「其所謂信人也哉！」今弟子某，奉道巖之狀求予爲銘，予頗知師，銘蓋不可不作也。銘曰：

華頂之峰，有道所居。隨時演法，大音鏗如。入其門者，無非獅子。我福林師，聞風而起。當機一喝，兩耳爲聾。法體如如，情識頓空。歷觸諸師，見者驚愕。言出霆奔，無蟄不作。振錫而歸，我亦何心。舉首睇之，白雲在岑。形雖遁藏，文采日露。學徒烝烝，雲輪川赴。解爾纏縛，祛爾翳昏。其心濯濯，其容闐闐。乘運而游，或出或處。葉落歸根，古今一軌。塵緣既盡，倏然而化叶。

集卷十

擲筆坐脫，如人赴家。世相有滅，其性常在。若謂師亡，青山可改。

《護法錄》卷一 《宋濂全集·鑿坡後

## 佛心慈濟鈔辨大師別峯同公塔銘

明洪武三年三月十七日

宋濂

華嚴建宗，始于帝心大士。帝心作《法界觀門》及《妄盡還源觀》，以傳雲華，雲華傳賢首。賢首既終，而其徒慧苑等悉叛師說。後百有餘年，僧統清涼國師，遙遵遐軌，不弘教緒。國師傳圭峯，圭峯傳奧，奧之後又復廢逸。朗現父子相繼而作，補葺粗完。現傳璿，璿傳源，二師陰搜陽闡，其宗于是乎中興。源傳冲，冲傳觀，觀傳會，會傳心，心傳悟。悟號竹坡，自吳來越，開法景德教寺，越之有賢首教，自悟始。悟傳介，介傳瓊，瓊傳南山萃，冥承國師之旨，大能發越，受學者至千餘人。萃傳春谷遇，遇傳今佛心慈濟鈔辨大師同公，上遡圭峯凡一十六代矣！公諱大同，字一雲，其號別峯，越之上虞王氏子。世推簪纓之族。父有樵，母陳氏，姪師已十月，父見龐眉僧振錫而行，問僧來自何所？曰：「崑崙山也。」竟排闥而入，父急追之，寂然無有也。暨出，聞房中兒啼聲，笑曰：「兒豈向來浮屠也？」幼極俊爽，覽諸載籍，輒會其玄奧。父授以辭章之訣，握筆翩翩，輒有可觀，遂以續承家學屬之。母獨嘆曰：「是子般若種也。可俾其纏繞塵勞乎？」命捨家人會稽崇勝寺，從僧貴游。已而鬚落，受菩薩戒。會春谷講經景德，公復往依之，獲受《五教儀》、《玄談》二書，又謁懷古肇師，受四種法界觀。懷古、春谷皆南山大弟子，深于華嚴之學者也。公天分既高，又加精進之功，凡清涼一家疏章，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，義趣消融，智光發現，識者心服之。春谷陞主寶林華嚴教院，召公謂曰：「子學精且博矣！恐滯于心胸，以成羸執，曷從事思惟修以剷滌之乎？」公即出錢塘，見佛智熙禪師于慧日峯下，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，唯存孤明，耿耿自照，如是者閱六暑寒。佛智嘉其有成，

欲縻以上職，不聽而去。俄上天目山，禮普應本禪師。普應見已，期之如佛智。公將久留，普應曰：「賢首之宗，日遠而日微矣！子之器量，足以張大之，毋久淹乎此也。」爲贊清涼像而遣之。公喜曰：「吾今始知萬法皆本一心，不識孰爲禪那而孰爲教乘？內外自此空矣！」亟還寶林，見春谷，且告之故。春谷曰：「可矣！」乃命之司寘，尋陞上座。當時相從者，皆宏偉之龍象，公爲分講禪華玄門，會要統宗必極其所言。宋故官徐天祐、王易簡聞之，相與崇獎莫置，聲光煥著，五尺童子皆能知其名。郡守范侯某，憐春谷僧臘已高，風之使讓其席，公毅然不答。侯設伊蒲供延公，親與之語。公曰：「有是哉！所貴乎道者，在明師弟子之分，垂訓後人，苟乘其耄而攘其位，豈人之所爲乎？明公縱愛我厚，名義不可犯也。」侯不覺離席，把公臂曰：「別峯誠非常人也。」元延祐初始用薦者出世蕭山淨土寺。公自念圭峯以來，累葉相承，其間或絕或續，繫執法者之賢否。遂發弘誓，力持大法，晨講夕演，雖至于勞勩，弗敢少懈。天曆初，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，遴選名山主僧，一歸至公，陞公住景德。重紀至元中，行宣政院遷主嘉禾之東塔，公不赴，時宰臣領院事，乃改寶林。寶林清涼肄業之地，人咸爲公榮，公固守謙退，遲回不上。州牧邑尹，山林友社，交疏延請，亦不允。至第二疏，始投袂而起，倣終南山草堂故事，建高齋，闢幽舍，招徠俊乂，浙水東西莫不擔簦躡屩，爭集輪下。公竭忱開授，比景德爲尤勤，法筵之盛，不減東山時。公復念許玄度、皮道輿、蕭管三公，程師孟、汪仲舉二郡守，有修建塔廟之勳，立五賢祠以世祝焉。至正初，順帝御宣文閣，近臣有以公之道行聞者，帝嘉之，特賜金襴伽黎衣；帝師大寶法王亦俾以六字師號，隱然作鎮江南，宗門恒倚之以爲重。狀元忠介公泰不華守越，病早無以禳，僉謂非公不可，公爲焚香臂上以請，雨即澍。公蒞事一紀餘，以疾固辭，堅臥崇福庵中。未幾，部使者持節行郡，迫起之。元季，寺焚于兵，公奮然有爲，創演法堂及方丈室，皆六楹間，堂以實三藏梵典，室以修首楞嚴期，殿閣門廡，將次第經營，而時事日棘，公因退處瞻博迦室，年垂及於八十矣。皇明御極，四海更化，設無遮大會于鍾山，名浮屠咸應詔集闕下，入見于武樓，獨免公拜跽之禮，命善世院護視之。次日，復召賜食禁中，及還，復有白金之賜。洪武二年冬十二月，得疾，久不瘳，口占辭衆語，端

坐而蛻，實三年春三月十日也。世壽八十一，僧年六十五。越七日，遵治命，就城南竹山準法闍維，收餘燼瘞焉。所度弟子泰來、元善，如坻、性徵、慧朗、智僊、真詣、總該。其嗣法分布列刹者，則妙心大衍、臯亭善現、高麗若蘭、景德仁靜、姜山明善、延壽師顓、南塔國琛、福城大慧、景福性澄、妙相道僞、法雲道悅、小寶林日益、淨土梵翽也。公神宇超邁，伏犀插腦，長身而玉立，美談吐。遇王公貴人輕重教門者，發論袞袞弗休，其挺己衛道，理或不直，雖斧鑕在前，不少挫其氣。中歲，稍涉魔事，至中之以危法。公不顧，下帷卻掃，日味華嚴。其人一旦自斃。然其游心文翰，賔接賢公卿，燕饗贖遺，唯恐不盡其意。永康胡公長孺、吳興趙文敏公孟頫、巴西鄧文肅公文原、長沙歐陽文公玄、烏傷黃文獻公潛、武威余忠宣公闕，咸樂與公文交，函詩往來無虛歲。晚歲，與安陽韓莊節公性、李著作孝光唱酬于水光山色間，尤極其情趣。扶植他宗，無塵毛猜忌，聞其賢也，斂衽不暇。斷江恩師，少林學也，薦之主天衣；天岸濟師，台衡教也，挽之尸圓通；至于甄別人品，摩厲後進，三宗屢得其人。古林茂師之主保寧，馭下過嚴，楚僧無賴者數人，將愬之于公府。公偶遇于旅邸，設豐食食之，從容謂曰：「吾雖不識古林，聞其為禪林名德，子等將不利之，君子以為何如人？不如此已，否則恐罹大咎也。」衆沉吟良久，稽首列拜而去，事遂寢。公性至孝，自恨蚤喪父，養母純至，及亡，春秋祭禮無闕，且請名臣書父母羣行樹碑于墓。生平無躁進意。高麗瀋王遣參軍洪淪施《大藏經》于二浙，淪自負通內外典，不復下人，人越見公，茫然如有失，力言于王，邀公游燕都，將振拔之，過吳，辭以疾而還。持律甚嚴，不敢違越，撫世酬物，終始如一，不以久近為礙而散其誠。逮革代之後囊無一錢，唯存書史五千卷，盡散其徒之能文者。著述頗多，未脫稿，輒為人持去。其外集曰《天柱稿》，錄公自制詩文；曰《寶林編》，類聚古今人為寺所作者也。嗚呼！賢首之宗不振久矣！凜乎若九鼎一絲之懸。公獨能撐支震耀，使孤宗植立于十餘傳之後，凡五十年，非賢者其能致是乎？濂總脩《元史》時，開局于善世院，始獲識公。公以濂為文獻公門人，時相過從，慰勞者甚厚。及公既歿，公之徒總該久與濂仲子中書舍人璉游，乃奉天衣萬壽禪寺住持元潯狀來求銘。濂久未及為，而璉為該請之愈力。今該以材獲選，俾返初服，為河間長蘆都

轉運鹽使司判官，又移書申言之。今家食多暇，據狀所書，推原傳授行業之詳而爲銘，文辭雖繁，而不敢殺者，稱人之善，法當如爾也。銘曰：

中天調御，說大華嚴。最勝種智，萬有俱全。煌煌帝心，冥承遐受。昏蒙之中，鑿開戶牖。熾極而衰，微燄欲灰。不有清涼，曷振其頹。黃龍入夢，鱗鬣照日。首枕尾蟠，臺之南北。曾未再傳，離而去之。諸師繼興，是考是毗。載之則升，委之則墜。丕弘在人，道何行廢。奕葉之餘，靈承者公。摩華茹滋，號爲法雄。謂彼禩華，如來智海。於覺定中，而得自在。帝珠出現，寶鏡臨空。交光互照，真俗俱融。不善效之，或膠於相。若不剷除，孰非吾障。旋光內燭，耿耿孤明。一法不立，廓落無營。安住毗盧，靈慧自發。內外皆空，觀心無物。出世度人，從者如林。據摩尼座，揚清淨音。旃檀熏心，醍醐灌頂。香味所加，動靜雙領。詔下九門，召人禁廷。恩光赫赫，佛日增燄。賢首之宗，非公誰寄。慧力之施，茲焉爲至。報緣已終，輕如脫蟬。定光常寂，白虹在天。龍鬼護塔，陰飈颯爽。塵沙有生，望門稽顙。《護法錄》卷一 《宋濂全集·芝園後集》卷八

##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

明洪武三年四月

宋濂

吳郡有高行浮屠曰古庭學師，傳華嚴之教于寶覺法師簡公。凡《清涼大疏鈔》、及《圓覺》、《楞嚴》、《起信》諸部，皆能融會甚深微妙之旨，遐邇嗜學之子，斂衽遡瞻，不翅雲德星，以獲一見爲快。師因造《十玄門賦》，以示圓中大旨。叢林傳誦，以爲能發越賢首諸祖之意。他師好爲立異，有以應觀法界性爲十界差別事，唯心造爲真如之理者。師彈指曰：「真如生滅，倒置錯亂，一至于此耶？是可爲太息也！」其于匡衛宗乘，唯恐稊稗之混黍苗，固若甚嚴。然其植心平易，不肯沉溺專家，以殊戶異軌爲高，理之所在，輒翻然從

之。每升堂示衆曰：「吾宗法界還源，非徒事于空言，能于禪定而獲證人者，乃爲有得耳。」既而又曰：「吾蚤通法華，雖累人法華三昧，然長水璿問道於琅琊覺，又從靈光敏傳賢首教。靈光，天台之人也，古人爲法乃爾，吾徒可專守一門乎？」君子美其至公無我，一掃近代互相矛盾之陋，故師見諸著述者，咸有可觀。師嘗與同學原澄，以「一乘同別之義，更質疊難，爲《法華問答》若干篇」，復因主修法華期懺，撰《法華隨品贊》三十篇；《辨正教門關鍵錄》若干卷，及詩文並行于世。嗚呼！有若師者，其與不可傳者沒矣，可使之弗耀于來裔乎？宜其弟子處仁、法慧圖之之堅也。謹按九臯聲公、啓宗佑公所造行業記：師諱善學，自號爲古庭，生儒家馬氏。自幼離俗，往大覺院，學出世間法，恍若青蓮花，超出淤泥，亭亭淨植。至治癸亥，師年已十七矣，始受度爲大僧。投華嚴諸師而窮其說，久未有所入。時寶覺講經曹溪，師亟從之，慧解濬發，聞其演說，勢若破竹然，數節之後，皆迎刃而解。寶覺善甄別人物，絲毫不少貸，獨譽公不置，問勉其門人曰：「學上人可謂名實相副矣！爾曹能如其賢，吾宗庶幾其復振乎？」自是名稱勃然而興，老師宿學亦推之爲人望，別傳教公在報恩，遂聘之出典賓客。久之，潞溪之光福，偶乏首懺者，古田滋公命師司之。又久之，無言宣公來繼報恩之席，復延之於上座，分筵說經，聲采一時震動。江南行宣政院請師開法崑山薦福寺，宣公欲攝受爲弟子，師笑曰：「吾得法于寶覺，忍背之乎？」力拒不聽，賦曹溪水四章以見志。越二年，即棄去，還東林隱居，專修白業，謂同志曰：「吾始習晉水源華嚴懺法，行之已久，及觀天竺慈雲式《淨土懺儀》，明白簡要，五悔諸文，皆出華嚴，吾欲藉是以祈生安養耳！」掌教者尊師之道，不容肥遯自逸，強主陽山之大慈，先聲所被，非惟天人具欽，而山川草木亦若動色相慶。皇明龍興，庶事一新，潞溪人戀嫖師爲尤切，聚黑白若干衆，具疏幣，襍以香華威儀，請師居之。師亦將大弘賢首之教，以續佛慧命，雖當儉歲，躬分衛以食衆。會天復旱，院有觀世音銅像，素著靈異，郡二千石率僚屬迎致府廨，屬師如其法祭之，大雨三日，由是士民知禱祥所致，施者接踵而集。師方思有所建置，院僧以官賦違期，當徙虔州，有司知師專任講道，欲與辨析之。師曰：「吾爲主僧，法當坐，敢累他人邪？」遂毅然請行。或讓師爲迂，師曰：「宿業已

定，不可道也。」行抵池陽馬當山，示疾而化，洪武庚戌四月二十日也。春秋六十有四。以某年月日建塔于某處藏焉。師形貌脗瘠，退然若不勝衣。戒檢精嚴，護持三業，唯恐有所染汙。獨居屋漏，法衣不離體。三藏諸文，未嘗釋手，雖盜無斗儲，處之裕如。謙恭自牧，豎子來見，亦無惰容，勤于誘掖，有不領解者，方便比喻，至于反覆數四，必俟其心悟始罷云。嗚呼！大覺如來設爲度門，雖萬別千差，不過因機應化。如大醫王，隨病制方，初非有所同異也。其立異同者，乃末流之弊耳！唯我清涼大士一遵如來遺教，學無常師，問律于澧公，受南山行事于曇一，傳《涅槃》、《起信論》、《法界觀》、《還源記》于瓦官，咨《禪華》于大詵，習《天台止觀》、《法華》、《維摩》等疏于荆溪，參決南宗禪法于牛頭忠、徑山欽，如此之類，復不一而足。所以羣機盡攝，萬理俱融，卓然爲一代人天之師。今觀師升堂示衆之言，蓋深有契于大士者也，曾不得大行其志于時，而夙因已不可逃矣，哀哉！濂于諸宗之文頗嘗習讀，每病台衡，賢首二家不能相通，欲和會而融貫之，恨鮮有可言斯事者。不知世上乃復有師乎？于是發不及見之之歎！既序其事，復綴之以銘，曰：

賢首之學，禪華爲尊。建立六相，條分十門。固自以爲瑣瑣，而不可易。至若天台性善性惡、三觀三德之旨，一念三千之文，又曷嘗不引之而示人。況修門之注釋，乃止觀熏習次第，亦不外之而立言。念古昔之諸祖，皆契經之由循。初何心于矛盾，唯欲鑒于羣昏。或謂無斷伏分齊，而失修證之道，乃後裔之紛紜。卓哉學師，所見離倫。剪剔其末枝，融通其本根。談諸法之相，即含性具之緣因。庶幾森萬象于寸心，合千江于一源。觀會通于大府，闢局隘之專門。柰之何道未克施，而遂遭于遭迤。安養之生，固知可以無憾，但學子之亾師，譬獨渡河而失筏，登陸而折轍，企瞻弗及，蔚邑難伸。評羣行以成章，命勒之翠珉。

《護法錄》卷二 《宋濂全集·芝園後集》卷七 《吳郡法乘》卷六



## 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塔銘有序

明洪武三年八月

宋濂

皇帝即位洪武之元年端居穆清，憫念四海兵爭，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，精爽無依，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。秋九月，詔江南大浮圖十餘人於蔣山禪寺，作大法會，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。師升座說法，以聳人天龍鬼之聽。竣事，近臣入奏，上大悅。二年春三月，復用元年故事，召師說法如初，錫燕於文樓下，親承顧問。暨還，出內府白金以賜。三年之秋，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，意遺經當有明文，妙柬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。師與夢堂噩公、行中仁公等應召而至，館于大天界寺，上命儀曹勞之。既而，援據經論成書，將入朝敷奏，師忽示微疾。越四日，趣左右具浴更衣，索筆書偈曰：「真性圓明，本無生滅；木馬夜鳴，西方日出。」書畢，謂夢堂曰：「師兄，我將去矣。」夢堂曰：「子去何之？」師曰：「西方爾。」夢堂曰：「西方有佛，東方無佛耶？」師厲聲一喝，泊然而化，時七月二十六日也。天界住持西白金公，法門猶子也，為治後事，無不盡禮。時制火葬有禁。禮部以聞，上特命從其教。荼毘之餘，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，設利羅粘綴遺骨，纍纍然如珠。其弟子文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於海鹽，卜以八月二十八日建塔于天寧永祚禪寺葬焉。既葬，嗣法上首景瓖，復偕文晟以仁公所造行狀來徵銘。仁公博通內外典，文辭簡奧有西漢風，其言當可信弗誣。謹按狀：師諱梵琦，楚石，其字也，小字曇曜，明州象山人，姓朱氏。父杲，母張氏。張夢日墮懷而生。師方在襁褓中，有神僧摩其頂言曰：「此佛日也，他時能照燭昏衢乎？」人因名之為「曇曜」云。年七歲，靈性穎發，讀書即了大意。或問所嗜何言，即應聲曰：「君子喻於義。」至於屬句做書，皆度越餘子，遠近號為奇童。九歲棄俗入永祚，受經於訥翁模師。尋依晉翁洵師於湖之崇恩。洵師，師從族祖也。趙魏公見師器之，為鬻僧牒，得雜染為沙門。繼往杭之昭慶，受具足戒，年已十有六矣。洵師遷住道場，師為侍者。居亡

何，命司藏室。閱《首楞嚴經》至「緣見因明，暗成無見」處，恍然有省。歷覽羣書，不假師授，文句自通。然膠於名相，未能釋去纏縛。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，師往問云：「言發非聲，色前不物，其意何如？」元叟就以師語詰之。師方擬議欲荅，叟咄之使出。自是羣疑塞胸，如填巨石。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爲泥書《大藏經》，有司以師善書，選上燕都。一夕，聞西城樓鼓動，汗下如雨，拊几笑曰：「徑山鼻孔，今日入吾手矣。」因成一偈，有「拾得紅爐一點雪，却是黃河六月水」之句，翻然東旋，再入雙徑。元叟見師氣貌充然，謂曰：「西來密意，喜子已得之矣。」遽處以第二座，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。有來叅叩者，多命師辯決之。元泰定中，行宣政院稔師之名，命出世海鹽之福臻，遂升主永祚。永祚，師受經之地，爲創大寶閣，範銅鑄賢劫千佛，而毘盧遮那及曼殊師利、普賢、千手眼觀音諸像並真其中。復造塔婆七級，崇二百四十餘尺。功垂就，勢將偏壓。師禱之，夜乃大雨風，居氓聞鬼神相語曰：「天寧塔偏，亟往救之。」遲明，塔正如初。遷杭之報國，轉嘉興之本覺，更構萬佛閣九楹間。宏偉壯麗，儼如天宮下移人世。帝師嘉其行業，賜以「佛日普照慧辯禪師」之號。佛日，頗符昔日神僧之言，識者異焉。會報恩光孝虛席，僉謂報恩一郡巨刹，非師莫能居之。師勉徇衆請而往，尋退隱永祚，築西齋爲終焉之計。至正癸卯，州大夫強師主其寺事。時塔燬于兵，師重成之。景璫爲代，復歸老于西齋云。師爲人形軀短小，而神觀精朗，舉明正法，滂沛演迤，有不知其所窮。凡所蒞之處，黑白嚮慕，如水歸壑。一彈指間，湧殿飛樓，上插雲際，未嘗見師有作。君子謂師縱橫自如，應物無跡，山川出雲，雷蟠電掣，神功收斂，寂然無聲。由是內而燕、齊、秦、楚，外而日本、高麗，咸咨決心要，奔走座下。得師片言，裝潢襲藏，不翅拱壁，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。師世壽七十五，僧臘六十三。得法者若干人，受度者若干人。其說法機用，則見於六會語。其遊戲翰墨，則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、陶潛、林逋諸作，別有《淨土詩》、《慈氏上生偈》、《北遊》、《鳳山》、《西齋三集》，通合若干卷，並傳於世。余慕師之道甚久，近獲執手護龍河上，相與談玄，因出《賸語》一編求正。師覽已，歎曰：「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！善自護持之。」師善誘，推此一端，亦可槩見。及聞師歿，與國史危公哀悼不自勝。危公，亦深知師者